



阮 延 南

民國五十七年生

國立藝術學院研究所

現職／劇場導演、演員

作品／談情說愛、SPP 的回憶等

本劇是以游藍，他的母親（范瑞華），還有外婆（范楊秋妹）這三個人為主，把他們的成長故事串連在一起。故事中包含了三個人的婚姻、成長故事，藉此來對比出一些事情的延續性，以及一個家族中的人，因為承襲了上一代的個性，而使得同樣的狀況會一直出現在家族中。希望能藉由不說教的方式，傳達出女性自覺的意識。更希望在劇中表達母子間的感情，這份感情是以往舞臺劇的作品中少被觸及的。我希望能藉由游藍這對母子來主達一些我對母子間親情的觀察。這也是我為何想寫這篇作品的原動力。

登場人物(重要角色)：

- 兒子** 游藍，二十五歲。從事劇場工作。個性活潑、敏感，非常體貼人。
- 媽媽** 范瑞華，四十五歲。個性堅忍的女性。
- 外婆** 范楊秋妹，受日本教育的傳統台灣女性。
- 爸爸** 游彪。眷村長大的外省軍人後代。
- 外公** 范政宏。生長於大溪的閩南人。

其他登場人物(依出場序)：

甲、乙、模特兒數位、老師、小孩們、前任阿公、男人甲、乙、丙、軍人甲、乙、客人們、阿姨、老師、校長、警察、甲、乙、Linda、男子丁、五位阿姨、三位舅舅。

附註：

- (一)本劇基本上，是以現實與回憶的部份大量穿插而組成的。
- (二)基於景的變化要多又快的前提下，所以舞台以空台為主，隨著劇情的變化加入懸吊的景片、投影、燈光，來創造出戲劇情境。
- (三)演員的服裝先以一套基本為主，隨著角色變化再加上其他服

裝、配件。

第一場

景：空台，整個舞台閃爍七彩燈光。

(音樂進。演員隨音樂唱歌跳舞)

兒子：(跳出隊伍)hi, everybody, this is 游藍 speaking, you know, 身為一個九十年代的人，如果你不會說英文，這可是一件奇恥大辱。請、注、意，是「奇恥大辱」喔！還有，身為一個九十年代的人如果你不會唱歌，那就一

大家：遜斃了。

兒子：嗯，而且你還會喪失更多的現代人之娛樂，例如—

甲：KTV。

乙：卡拉 OK。

兒子：光是這兩個地方就足以令你痛苦萬分了，因為有多少生意、交際，都是在這二個地方完成的。更何況家中有 KTV 裝備的人大有人在，「唱歌」已經變成這個年代的一種：vogue(衆人做動作)。如果聽不懂的人你要注意了，我剛剛才說過：身為一個九十年代的人，不會說英文那可是一件奇恥大辱喔。哈！哈！vogue 就是時尚的意思，got it? 所以不會唱歌的人活在現在，就是一種悲劇，tragedy。就像是我爸爸一樣，他連節奏都抓不到，所以他從不和我們去 KTV、或是卡拉 OK。你們一定不相信我爸爸唱歌有多難聽，所以我把他唱歌的實況再現一下，then, you will see。爸爸，

這卷新買的伴唱帶有你最喜歡的「灑灑走一回」耶。你要不要唱唱看？

爸爸：(出隊伍)好，音樂放來唱吧。

(音樂入)

(爸爸把歌唱得很難聽，兒子和爸爸安靜了一會)

爸爸：剩下的你自己唱吧。(回隊伍)

兒子：這是我爸爸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大家的面前唱歌。而且他…，爸爸，我們要去 KTV，你去不去？

爸爸：我有事，你們自己去好了。

兒子：see，還好我媽就不同了。可是…

(KTV 房間的景片下，衆人下)

(兒子和媽一起進入 KTV 包廂，二人搶點歌器)

兒子：我先點歌。

媽媽：你沒聽過敬老尊賢嗎？我先點。

兒子：不行，每次都是你先點，然後大家都沒歌唱。

媽媽：你們評評理好了。我唱的可是…(唱最流行的歌)換你接唱。

兒子：我不會這首。

媽媽：又有一首新歌來了(唱最流行的歌)。這首該會了吧？

兒子：我還是不會。

媽媽：你真是老土耶，連這首流行的歌都不會？那你會唱什麼？

兒子：我最愛唱的是—

(兒子表演校園民歌)

媽媽：安可，不虧是我的兒子，唱的太正點了。安可。

兒子：thank you。這就是我媽，一個出生在三十年代，卻有九十年流行觸角的女人。這絕不是恭維我自己的媽媽，而是真實的。請看我媽的穿著，夠酷吧！絕對跟的上流行的腳步喔。不信的話…媽，現在流行的是什麼？

媽媽：（幾位模特兒上來走台步，媽媽說明當季所流行的樣式。）

兒子：厲害吧？更有意思的是：在我媽還未能這麼時髦以前，她可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鄉下小姑娘，還是那種俗的病病叫的那種。我媽最喜歡告訴我有關她成長的故事是——

媽媽：——我生長的地方，現在已經被埋在水庫的下面了。

兒子：這夠酷吧！據說我小時候只要一哭鬧，我媽就會開始說她小時候的故事，then，我就會停止哭鬧，認真的把故事聽完。

媽媽：兒呀，謝謝你替我把我的成長故事預告的這麼精彩，現在讓我來說這個故事，首先…音樂。

（20年代台灣音樂入）

媽媽：我的故事要先從我媽——范楊秋妹，談起。

（外婆上）

外婆：我有什麼好談的？

媽媽：你有太多東西可以和大家分享了，別這樣嘛！你就讓我說給大家聽嘛！

外婆：可是…

媽媽：如果不從你開始說起，有很多事就交代不清了。那，觀眾就會搞不清楚我們家的關係喔！

兒子：外婆我們下去吧，你就讓媽媽說嘛，如果她說的不好你再處罰她

嘛！

媽媽：兒子，快帶你外婆下去。

兒子：哎呀，我牙痛。快，外婆走吧！陪我去看牙齒。

外婆：好，你先等我和你媽——

兒子：——好痛呀！

外婆：乖孫，忍一下，我們去看醫生。（外婆和兒子下）

媽媽：嗯，現在我可以不受任何壓力地把故事好好道來。首先，音樂。

（二十年代台灣音樂入）

第二場

景：日式房子的景片。

（日式房子景片下）

媽媽：我媽她是出生於民國 17 年，那時是日據時代。我媽的父親——也就是我外公，是一個蠻有錢的人。所以我媽從小的生活環境就比同時代的人好很多。錢是萬能的，這是不分中外任何一個時代皆存在的『物質不滅定律』。就在這種條件下，我媽進了日本人的小學唸書。那所小學是那種日式平房，進門要換拖鞋，然後才能走上木質地板。在木質地板上走路不可以跑步，必須小心慢走。進教室前還得小心的拉門，還要和所有同學問候。我媽在小學所學到的和一般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一模一樣。我媽甚至在小學就學會了簡單的家事，例如縫衣服、打掃。我媽被教導的十分出色。我常常很佩服日本人總是在用盡心思去處理很多事情，例如，灌輸

小孩思想的工作。

(日本兒歌入，老師及小孩們踏步上場)

小孩甲：立正，敬禮，坐下。

小孩們：老師好。

老師：小朋友好。看，這是一顆蘋果，大家先拿去每人吃一口。

(小孩們吃蘋果)

老師：好吃嗎？

小孩們：好吃。

老師：這是支那出產的蘋果，在日本買不到，所以我們必須去支那拿。

拿的多大家才能吃的多。這樣好不好？

小孩們：好。

老師：要不要吃蘋果？

小孩們：要！

老師：要的話我們就必須建立東亞共和國才可以？

小孩甲：老師，為什麼必須建立東亞共和國才可以吃蘋果？

老師：因為如果我們沒有建立東亞共和國，那我們就不容易拿到蘋果。

小孩乙：為什麼？

老師：因為蘋果很貴，所以別人不會願意給我們。但是如果我們把別人的國家變成我們的一

小孩們：蘋果就是我們的了。

老師：對，你們答對了，真是聰明。

(師生一邊踏步、一起合唱地下場)

媽媽：這招很厲害喔！這樣一來就真的有一堆日本小傻子被騙去參加戰

爭，為大日本帝國犧牲。他們死的多慘啊！腸子、腦漿…什麼的四處亂飛，然後四肢還會

外婆：(在幕後)阿華。

媽媽：回到主題，畢竟親情、女性才是我要講的重點。嗯，反正我媽就是在這種教育下長大，長大成一個沒有自己聲音的女人。那年，我媽 16 歲就依照我外公的命令嫁給一個她從未見過的男人。

(外婆和前任外公上場)

外婆：我是穿日式禮服結婚，整個典禮中我都看不清他的長相，也許是我害怕吧？我的頭巾遮住了那個人大部分的臉，我最記得的是他的下巴。這個有著很厚道下巴的人，是我即將和他一起共度一輩子的人。我不知道要想什麼才好？或說什麼才好？只知道自己好緊張，好想上廁所。

前任外公：我好高興能和秋妹結婚，因為這算是一種肯定，肯定我和楊家是門當戶對的。因為他們楊家在這時日中，是過得不錯的，而我只是一個出生還算好的一般家庭。是老爺看得起我，把秋妹許配給我。我真的好高興。

(外婆和前任外公相對敬禮)

外婆：從那天起我的名字叫做陳楊秋妹。

(外婆和前任外公恭敬地站在上舞台)

媽媽：我媽才過了二年的婚姻生活，我這位前任的爸爸就被日本人強抓去南洋當兵。因為當時南洋戰事吃緊，日本兵源已不足，所以就開始抓台灣人去當兵，而且是一滿一十八就得去。所以當時就有一堆台灣男人開始往山裡、海裡逃。

(男人甲、乙、丙在台上亂竄，說完即下場)

男人甲：我才剛滿十八，日本人就來抓我。我怕死了，所以在半夜只抓了幾件衣服就跑去山裡躲起來，一躲就是二年。

男人乙：日本人後來知道我們會跑，所以就提前抓人。我爸爸怕我被抓走，就要我在十五歲生日年回內地——我伯父家。一去就遇上大逃難，就這樣一路逃逃到重慶，一下子三年過去了。

男人丙：我好像弄不清自己逃了多久？在山裡面都是吃野果和野生動物，生了病也是胡亂吃一些藥草。慘喔！我覺得自己活得像隻豬。

媽媽：我這位前任的爸爸被抓去南洋當兵，因為他怕逃走了，外婆家會被日本人為難，所以我這位前任的爸爸就沒逃。他在去南洋之前還拜託鄰居范先生照顧我媽。

(外公上)

前任外公：小范，我太太就拜託你照顧了。

外公：你就安心的去吧，交給我了。

前任外公：秋妹，自己保重。(下場)

外婆：對不起，范先生，大家都去做兵…你那…？

外公：我不用去南洋是因為我有肺癆。

外婆：喔。

媽媽：就這樣范先生開始照顧我媽和我一歲的姊姊。好多年過去了，戰爭結束了，台灣還給了國民政府，但是我家接到了我這位前任爸爸的死訊。

(軍人甲、乙上場)

軍人甲：請問有一位叫陳楊秋妹的太太嗎？

外 婆：我就是。

軍人乙：你好，我們是你先生在南洋打仗的隊友。

外 婆：你們好，那我先生呢？他什麼時候回來？

軍人甲：他已經死在南洋了。

外 婆：什麼？

外 公：秋妹，你還好吧？

外 婆：我沒事。你們可不可以說清楚一點？

軍人乙：你是怎麼講得啦？對不起喔，陳太太，你先生…那時，炸彈一炸，大家全散了，一地的屍體…。抱歉！我們沒找到他的屍體。

外 婆：多謝你們的通報，我聽夠了，這樣就好了，真的。你們要不要留下來吃晚餐？我去多煮一些菜。

軍人甲：不用了，你別忙。

外 婆：不用客氣，只是一頓便飯嘛！

外 公(范先生)：是呀，你們坐一會，別急著走。

(外婆轉身即昏倒)

外 公：秋妹！(外公、外婆、軍人甲、乙下場)

媽 媽：那天是民國三十四年。就這樣我媽心碎了，因為在戰爭中外公家被炸的什麼都不剩，甚至連我外公都被炸死了。我媽是怎麼活過來的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的是：我媽嫁給了范先生，第二年就生下我。我爸對我和姊姊是一樣好，對我媽也是很體貼。

外 婆：從此我改名叫范楊秋妹了。

(三十年代台灣音樂入)

(日式房子景片下場)

第三場

景：三合院(傳統台灣房子)景片上場

媽媽：聽我媽說台灣剛光復的時候，我爸很窮，因為大多數的資本早被日本人收刮光了。我爸沒有錢可以買房子。所以就自己找了一塊地方，找了朋友來搭建這一棟三合院。這棟三合院建的十分可愛。反正那時的房子只求能住就好，光是活下去都有問題了，哪有時間管這麼多。

(兒子上場)

兒子：媽媽住在那棟三合院時，每當外面的天空開始下雨(外婆進入)，就會看到外婆開始在房子裡走來走去，因為外婆擔心房子會不會倒塌。我媽對於她的童年記憶最深的那件事，卻跟那些雨有關：有一次外面的天空又開始下雨時，外婆照例在房子裡走來走去，開始擔心房子、在外工作的外公。媽媽卻突然指著牆壁對外婆說——

媽媽：你看牆壁跟媽媽一樣在哭耶！

(外婆停頓一下後，突然笑得好開心)

外婆：阿華乖，要不要吃飯了？

媽媽：要。(兩人牽手走向上舞台)

兒子：這是媽媽童年記憶中少有的美麗畫面，因為外婆的臉上很少有笑容出現，那一次外婆的笑容對我媽而言，簡直就是：magic。因為那個笑容不久之後就永遠消失在外婆的臉上，我媽再也看不見外

婆笑得那麼開心了。

媽媽：在我小的時候，不知為何？大人們總是很少笑的。彷彿你笑了，你就會對不起所有的人。大概是因為村人的生活都很苦，大家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大家似乎就不會笑、也不敢笑了。

兒子：而外公的工作更是辛苦。因為家裡實在太窮的原因，所以外公不但養豬公，還兼種田，以及捕殺野生動物。就因為如此，外公總是很少待在家中。家中的田、和房子裡的其他工作交由外婆、媽媽以及大姨一起分擔。不是蓋的喔，聽說我外公養的豬，幾乎年年都得到村子的第一名。

(衆人扛豬公上，媽媽塞鳳梨在豬公的嘴裡。)

媽媽：每年村子謝神儀式的那隻大豬公，通常都是我們家養出來的冠軍大豬公。每年那時，就是我們家中有大魚大肉的時候。那像你們那麼好命，隨便一餐吃的，都比我小時候拜拜時吃的好。

兒子：你們那時有這麼窮啊？

媽媽：我小時候最常吃到的是醬油泡飯，還有地瓜稀飯。

兒子：不會吧？

媽媽：真的！以前我們是沒錢才吃地瓜稀飯，而你們現在吃地瓜稀飯是為了『復古』，多有意思呀！反正那都是過去式了，不再說了。(衆人扛豬公下)接下來發生的事，是誰也想不到的。

(音樂入，前任外公上)

(外公、外婆和前任外公對看。外婆哭了、小孩在玩。)

(沈默)

(外婆低頭，前任外公走了，外公背台。)

媽媽：從那天起我媽忽然老了好多，她再也不笑了。

外公：秋妹，我明天要去台北，幫我準備行李。…我要出門了…我想去拜阿爹的墓…秋妹，你後悔嫁給我了嗎？

外婆：阿華和姊姊去洗手，要吃飯了。你剛才有對我說什麼嘛？

(停頓)

外公：沒什麼，你叫孩子吃飯，我去忙了。

外婆：你要不要吃了——(外公下)…阿華，快點，別洗手洗這麼久。(外婆下)

媽媽：就這樣有了阿姨的出現。

(三合院景片下；酒家景片上)

(酒場音樂入，舞小姐和客人跳舞。外公一個人在旁喝悶酒)

(阿姨發現外公，走過去)

阿姨：你怎麼一個人要死不活的，來，喝酒啦！不喝…那你一定是有問題，被人拋棄啦？家裡有事？…哇，連話都不說，那你大概是有問題？…大家看喔，這裡有個不會釣小姐的人來茶室。

外公：別叫了。

阿姨：你會說話嘛！沒事，大家跳舞啦。

眾人：你沒事叫那大聲幹嘛？叫春喔？

阿姨：叫你媽個頭啦，我小辣椒沒事不能叫叫開嚟嗎？好，為表示嚇到大家我敬大家三杯。

眾人：夠種。

外公：你叫小辣椒？

阿姨：你怎知？

外公：說那麼多幹嘛。

阿姨：對，喝酒。(抓起酒瓶喝)

外公：你這個女人夠種！

阿姨：不然我怎麼會叫做小辣椒？廢話這麼多，喝。

外公：好，我喝。(外公抱阿姨)

(酒場音樂越來越大聲；酒家景片下，舞台呈現怪異的色調，阿姨大笑。)

外婆：就這樣小辣椒阿姨使我媽走進了另一種生活。

第四場

景：三合院之景

(一家人吃飯，外婆不語，外公看了幾眼外婆，突然翻桌子。)

外公：我是錢給你不夠是不是？你那張臉是什麼意思？

(停頓)

(外婆開始收碗筷)

外公：我是哪裡欠你？要你這樣來折磨我？我難得回家一趟你也不理我，還擺個臉給我看，你是要我怎樣？不然你去找他，不要一副魂被收走的樣子！

(停頓)

(外婆繼續收碗筷)

外公：你…(外公衝出去；外婆忽然昏倒，媽媽往外跑叫外公)

(燈暗)

(燈亮，阿姨家的景：是一間佈置的有點俗豔的房間。)

(外公和阿姨躺在床上)

外公：小辣椒，我可不可以搬來跟你住？

阿姨：你老婆呢？

外公：可不可以不要談我老婆？

阿姨：可以。那…跟你在一起我有什麼名份？我可要提醒你我是有身價的。

外公：我知道。你應該也看得出來我很努力。

阿姨：所以？

外公：我要你和我在一起，只屬於我的，酒家那兒——

阿姨：有你這句話就夠了。我自己有錢可以贖身，更何況我又不是賣斷的。

外公：這是什麼意思？

阿姨：沒事。你只要記住你剛才所說的：『我是只屬於你的。』就可以了。

外公：就這樣？

阿姨：什麼就這樣，我要你從今天起只屬於我的。

外公：可是我有孩子。

阿姨：可以，我讓你每星期回家三天，把孩子養到十五歲後，你就只能養我。

外公：我…

阿姨：你別忘了，你老婆心已死了，而我的身體是活的。(親外公)

外公：我在想—(阿姨狂吻外公，燈暗。)

(燈亮，空台)

(外婆看著外公牽著阿姨上場)

外公：我是回家搬東西的。

外婆：阿華，去給你爸拿個筷子。

阿姨：看到沒，你老婆巴不得你走。

外公：我要走了你都沒有什麼要說嗎？

(媽媽拿袋子給外婆，外婆遞給外公)

外公：幹！(打外婆一巴掌)

阿姨：大姊你沒事嗎？

媽媽：你別碰我媽。

外婆：我沒事，你去幫你爸收東西，我去煮飯給你吃。

阿姨：大姊，你這樣——

外公：我今天打不死妳，我就不信范！

(外公打外婆，阿姨拉外公，但拉不住。)

阿姨：你在幹嘛啦？你想打死人呀？

外公：我就不信打不死妳。(外公和阿姨、外婆的動作漸慢)

(在媽媽說以下的台詞時，舞台燈光漸漸變紅，外公和阿姨、外婆慢慢下場。)

媽媽：這種情形一再上演，直到外公真的搬出去和阿姨住，外婆仍不出聲。外公打外婆一次比一次重，有時甚至使外婆全身烏青。要是姊姊幫外婆也會被痛打一頓，所以我從不敢幫外婆，只會在一旁流淚。但是說真的，這場戰爭中的是非，我實在很難下定論。

如果我媽她的態度不要如此？我爸多體諒我媽一點？或是我爸沒遇上小辣椒阿姨？一切都會不一樣吧？

(外婆爬上場，媽媽去扶)

外婆：別哭了，這都是女人的命，嫁給誰，日子怎麼過，這都是天安排好的。我很快就沒事了，我爬不起來的這段時間，你們就去隔壁家吃飯，我再和他們算。(外婆下)

媽媽：我還能說什麼？我只能陪著我媽，什麼也不能做，也不敢罵我爸。漸漸的「不說話」似乎成了我家女人的特色，我爸每星期只回家住三天，我媽也沒說什麼，我和姊姊也不敢說什麼。反正漸漸的我們也習慣了這種狀況。

(四十年台灣音樂入)

第五場

景：三合院景片

(兒子在地上劃線，象徵河流的布條橫過整個舞台)

兒子：你知道嗎？外公家前面有一條像這樣窄窄的小溪，平常的時候淺淺的、清清的。而當它生氣的時候，就會像家中院子的顏色一樣黃黃的，有時候還會哭到家裡面來。外公和外婆就會叫大家爬到床上，如果床不夠高，就會跑到桌上。一家人窩在桌上等水退。

媽媽：你們一定不會相信淹大水的時候，反而是我最快樂的時候。我多希望大水能把房子衝垮，或是水不退，這樣我們一家人就再也不會分開了。但是我沒想到的是，大水總是很快就退了，而外公會划船回去找阿姨。

兒子：你看，這就是我媽：『一個浪漫過了頭的生物』。媽，你怎麼不站

出來說幾句公道話？只會事後嘆息是沒用的！

媽媽：我當然懂你說的道理，但是那時是民國四十年代，女人是不可以有聲音的，你只要會做事就可以了。更何況如果我對我爸說了什麼？也許我早已經……

(停頓，三合院景片下，舞台上投影一些山的風景)

兒子：現在再回到我媽住的那棟三合院，let us continue the story。我媽說那棟三合院的周圍有二座高高的山，話說我媽要去上小學(衆人出，成石頭狀)，就要從三合院後面的山腳走起，這樣爬上山，繞過這個山頭，再繞過那個山腰，再順著山路走，最後經過一座吊橋(衆人出，成吊橋狀)，學校就到了。那所學校是一所迷你小學，全校師生加起來只有二十一人。cute, A so small school。媽媽這一輩子唯一正式在學校唸書的時間，就是在那裡渡過的。我媽的成績是全班第一名，她表現的非常優異，不僅書念得好，連體育都是呱呱叫。我媽可是田徑隊喔！她曾代表學校，參加桃園縣田徑大賽，媽，你得名了嗎？(媽比大拇指)see, NO.1。this is my mom。她真的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她乖到連呱起颱風，都會去上學。記得我剛剛跟你們說的吊橋嗎？它是一座每次颱風來就一定會被吹斷的橋(衆人成斷橋狀)。可是我媽這個天才，還會不畏困難的走到吊橋的旁邊對老師大叫——

媽媽：我來上學了。

老師：颱風來了，你可以不要來上課了。(衆人下)

兒子：直到這個時候，我媽才會乖乖回去。媽，颱風天你還出門去上學，外婆不會管你嗎？

媽媽：那時又沒有電視，只有收音機。可是我們家並不常聽，所以我常不知道颱風消息。只是要出門時，會奇怪今天風雨怎麼這麼大？我常常是走到吊橋邊，看到它又斷掉了，我才確信颱風又來了。但是我又怕自己搞錯了，所以每一次都會叫老師。直到老師說颱風來了不用上課了，我才敢回家。

兒子：你相信嗎？這麼乖的小孩，我外公竟然不願意讓我媽去上國中。即使老師和校長到家裡來求外公。

（三合院景片上場）

（外公、老師、校長上台）

老師：您就讓阿華去考考看嘛？考了又不一定會上。

校長：是呀，您就讓阿華去考考看嘛？

外公：查某人念那麼多書做什麼？我還是要阿華去學洋裁，這樣有一技之長，也比較方便幫忙賺錢養家。（老師、校長下台）

兒子：不只我外公遺棄了我媽，連那棟三合院也遺棄我媽。因為政府派警察來家裡跟外公說——

警察：這個地方要變成水庫了，你們不可以在住在這裡，快搬家吧。

外公：什麼時候這裡會變成水庫？大人，你不要開玩笑了。

警察：我沒有跟你開玩笑，你有沒有看到前面那裡蓋了好高的牆？

外公：有呀，那跟水庫有什麼關係？

警察：現在政府會把這條溪堵起來，等哪一天水淹的夠高了，這裡就會變成水庫了。

外公：喔，我會搬家的。我有多久的時間可以找房子？

警察：我也不清楚這裡的水要淹多久才會變成水庫？快搬就是了。（外

公、警察下台)

兒子：就這樣外公開始找房子。終於在大溪，外公找到了一間還可以的房子。搬過去沒幾天，就來了一個颱風。這個新家是一棟水泥造的房子，所以全家在房子內，並沒有以前一樣爬上床或是桌子，為了避大水。反而在那一晚大家睡得好熟，好像大家從沒這麼好睡過(三合院景片下，舞台上投影水庫的照片。)。颱風一過，水庫成形了。媽媽站在山腰往下看，看不到以前住的三合院，只看到好多、好多土黃色的水。

媽媽：你知道嗎？當你的童年在一個水庫裡，而你又不會游泳的時候…你就會感到很沮喪。oh, my god。

(四十年代台灣音樂入)

第六場

景：一間四十年代洋裁店的景

兒子：媽媽是去大溪學洋裁的。大概是因為我媽夠伶俐、也夠勤快，所以很得老闆娘的喜愛。老闆娘常帶我媽以觀摩為理由，出去外面亂晃、逛街、吃東西。可惜後來外公要媽媽去一個外國人家幫傭，因為幫傭薪水比做洋裁高。所以，我媽又準備好行李，等那位外國人來接。結果是一台轎車開來接我媽，而且還是一個台灣司機把車開來，那個外國人和他老婆去參加宴會了，所以指派司機來。我媽說那天的她真的嚇呆了，因為那時還很少見得到轎車，民國五十二年，我媽就坐了轎車。當時多令人羨慕。我媽說當那部車

一開進大溪的街上時，馬上引起大家的注意，一堆人跟在車子的後面指指點點的，還有一堆小孩一路追著車子跑。一直到車子停下來的那一剎那，整條街的人安安靜靜的，只是獸頭獸腦的看著司機下車，把我媽接走。然後又一堆人跟著車子跑，一直到車子開出大溪的街上。

(四十年代洋裁店的景下)

兒子：你那時的心情如何？

媽媽：我只知道要死命的抓好車子，因為我怕我會摔出車外面。

兒子：你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

媽媽：因為我從來沒有坐過轎車，又搞不清楚狀況，那個司機又不說話，而我又一直覺得不舒服。果然一下車我就吐得一踏糊塗。還多虧那個司機一直哄我，否則我不知要吐到何時？直到那時我才知道那個司機是個好人。

兒子：那他為何一路都不和你說話？這不是很奇怪嗎？

媽媽：因為他幫個外國人開車是有規矩的，那就是一多做事、少說話。而他又幫那個外國人開車好幾年了，所以早養成不在車上說話的習慣了。再加上我又是一個不滿十五歲的小女孩，他根本不知道要和我說什麼才好？而我又臉一陣青一陣白的，他更不知如何是好。不過，從我吐過之後，我們就成了好友。他常常會拿些小東西給我，而且只要他和外國人出去，他多半會帶些小點心給我。

兒子：那你在外國人家似乎過的不錯嘛？

媽媽：嗯，我的日子過的很不錯。那個外國人叫做 Dave，是個軍人，官階還挺大的。

兒子：你怎會知道 Dave 的官階還挺大的？

媽媽：他胸前掛了一堆勳章啊。

兒子：夫人你有眼光！

媽媽：廢話，否則我怎麼會讓這些雇主都疼我，而且我還會生出這麼聰明的孩子？

兒子：這句話倒是不假。因為我的小學成績和我媽一樣是「全校第一」。不說廢話了。媽，你還沒告訴觀眾那位外國人老婆的長相。

媽媽：那位外國人的老婆是個台灣美女，她叫 Lisa。

兒子：那她的中文名字呢？

媽媽：我忘了。因為我只會叫她太太，別的佣人也是只會叫她太太。

兒子：那你怎麼會記得她叫 Lisa？

媽媽：不知你是聰明還是笨？當然是一天到晚都聽得見 Dave 在叫她老婆 Lisa 呀！

兒子：你快說別的吧，反正我已經是你的兒子了，你再怎麼嫌也沒有用的，上帝是不會接受退貨的。

媽媽：牙尖嘴俐的小鬼。要我跟上帝退貨是不可能的。誰要我沒辦法再把你塞回去我的身體，趁你還沒投胎前，請求上帝派另一個更棒的小孩來。

兒子：不理你了，剩下的你自己說。(下)

媽媽：現在的小孩就是這樣，不是他得聽我們的，而是我們得聽他的。唉，時代不同了。

兒子：媽，你再摸，戲就演完了。

(豪華官宅的景上場)

媽媽：我說了，別催。喔，忘了跟大家介紹 Dave 的房子。它是一棟很大的獨棟花園洋房，從客廳走到車庫要五分鐘，從客廳走到大門也要五分鐘，酷吧。Dave 有一個二歲的小男孩 Joe，而我的工作就是負責照顧 Joe。Dave 一家人對我非常好，尤其 Lisa 好像把我當成女兒似的疼愛，現在想起來也覺得自己沒那種當少奶奶的命吧？本來 Dave 一家要回美國去的時候，要帶我一起走的。但是我一想到你外婆孤單的樣子，我就決定放棄了。雖然 Dave 和 Lisa 勸我好久，可是我都沒有答應，因為我放不下你的外婆，一個人去外國。我只要一想到你外婆全身是傷得樣子，我就覺得不能走。好歹我在台灣還看得見外婆，我怕哪天你外婆怎麼了，而我不在她身邊…我…。(豪華官宅的景下場)

(音樂入，兒子上扶媽下場)

第七場

景：空台，一些現代美術品陳列在舞台上

兒子：這就是我媽多愁善感的部份。為了緩和氣氛，我給大家看一下養眼的照片。(拿出娃娃照)你怎笑的這麼怪，這照片不養眼嗎？大家看看，這是我小時候的照片，look, is'nt it cute? 喔…可是，現在的我，不談也罷。和照片比對一下，還真的是只有我母親沒變，歲月似乎沒在他「老人家」身上留下任何印記。也難怪我媽常會很有自信的說—

媽媽：看一下我的臉，怎麼樣？

兒子：哇！沒有什麼皺紋耶！（小聲）如果我不這麼說的話就完了，今晚鐵定被我媽煩死。

媽媽：你真是識貨。看我們家的血統有多棒，你外公已經七十五了仍看起來——

兒子：只有五十多。

媽媽：就是呀。再看看我已經五十多了，皮膚仍然是吹彈可破。我們家的血統有多棒呀。我臉上沒有什麼細紋吧？

兒子：以下是實話，雖然我不喜歡說這些，可是它是 100% 的事實——我媽的皮膚真得是好的不得了，她臉上幾乎沒什麼歲月的痕跡。但是上帝真是公平的。

媽媽：夠了，以下的我自己說。

兒子：隨便。

媽媽：再看看我這雙腿，真是直呀！除了這個屁股大一點以外，誰會相信我是個五十歲的人。可惜就是這個屁股…太寬了，你為什麼不長的窄一點，只要窄一點點就好。

兒子：長多窄一點才好呢？

媽媽：最好這裡瘦一些，這塊骨頭小一點，這裡的肉俏一點…

兒子：你乾脆去做個假屁股好了？

媽媽：你看看你那張嘴，儘說些難聽的。也難怪你的老師沒有一個喜歡你。

兒子：只要你喜歡我就夠了，那些老師算什麼？

媽媽：你有沒有搞錯？又說這種話，虧你還是做劇場的，你的人緣不多培養怎麼成？

兒子：我就不信有才能的人不能出頭？

媽媽：什麼是有才能的人？在現在這個社會才能算什麼？手腕、人緣才是最重要的。你以為才子不做包裝、宣傳，誰會知道你？

兒子：我希望我能。

媽媽：你的這種牛脾氣會紅，等著吧。你這樣做劇場不回家找我拿錢過日子，我跟你姓。

兒子：你早已經跟我姓了。

媽媽：你…自己看著辦。（下）

兒子：我很夠種吧？…像我這種脾氣的人真得不能生存嗎？我就不信。

甲：對不起我必須開除你…因為你無法和團體一起工作。

乙：游藍，這次沒法找你演…導演堅決不要你。

（丙、丁欲開口）

兒子：夠了，我已經懂你們要說什麼了。…我身無分文，所以我…

媽媽：回來啦。桌上有飯自己去吃，冰箱有飲料自己找…還有，神明抽屜有錢自己拿去用，有錢再還吧。怎麼還一副臭臉？還在氣你媽說的話啊？

兒子：其實我是說不出話來，因為說什麼，似乎都不能表達我對我媽的…奇怪，為什麼像我媽這麼好的女人，卻無法有一個完美的婚姻？

（音樂入）

第八場

景：一間五十年代擺設的房子之景

兒子：我真的覺得好萊塢的電影影響了我的價值觀。從小我爸爸帶我去看的電影中，那些明星都是金髮碧眼、身材健美、風情萬種。像 Sean Connery、Alen Delon、Marilyn Moor、Vivian Leigh…一堆說也說不完的迷人演員。所以我從小就立志要當這種人，甚至要娶一個外國女人做老婆。我從小就訂定了很多訓練計畫，例如，多喝牛奶、多運動，想辦法讓自己的身材能有那種迷人的線條。可是我的計畫一再受阻，先是念了全台灣升學率第一名的國中，每天過著慘綠的生活；然後又得補習，否則程度會不如別人。因此，我沒有時間可以運動了。在強大的升學壓力下，我什麼都不會了，只會…唸書。我甚至連牛奶都忘了要喝，更別提「要娶一個外國女人做老婆」的偉大心願。我想生一堆可愛的混血兒，來改變我下一代的外表。這一點我和我爸爸真是太像了：我爸爸那邊的長相…嗯…很中國。這樣的形容大家應該是會懂的。所以我爸爸就想娶一個美女來改變我家人的長相，就那麼巧，我媽被我爸爸相上了。可能是我媽從小窮怕了，所以我媽一直希望能嫁一個不會讓牆壁流眼淚的人。我爸爸用了一點城市人特有的心計，讓我媽相信我爸爸是一個有錢人。你們想一想，在民國五十年代，我爸爸一天到晚帶我媽去聽歌，那時有一大堆很棒的歌手和歌廳。

媽媽：我看過鄧麗君、青山、謝雷、萬沙浪…一堆那時很有名的歌星。如果你們現在對他們不熟，沒關係，你們就想像看到的是張惠妹、許如芸、李玟、鄭中基…等等的人，你們應該就可以體會當時我興奮的心情。

兒子：就這樣我媽被我爸爸徹底的打敗了，我媽真的全心全意的相信我爸爸是一個有錢人。在我外公四十歲生日那天，我媽決定帶我爸爸去見我外公。我外公第一眼看到我爸爸時——

外公：(台語)阿華你回來了，你好！請問你是？

媽媽：(台語)阿爸，他是我男朋友啦。

阿姨、外婆：(台語)你的男朋友喔？

爸爸：(國語)伯父、伯母，你們好。這是一點禮物，請笑納。

外公：(破國語)謝謝。你太客氣，請問你是哪裡人？

爸爸：(國語)我祖籍浙江省。

外公：喔…，(台語)阿華，你有沒有搞錯？我們是台灣人，你竟敢去交一個外省的做男朋友。(下)

阿姨：(破國語)隨便坐啦，不好招待，失禮啦。

外婆：(台語)阿華，倒茶給人家喝。

外公：(台語)你給我進來啦，廢話一堆。

阿姨：(破國語)自己坐喔(外婆阿姨下)

兒子：根據我媽的說法，那天的場面很難看。當然我媽也不是一盞省油的燈，她馬上帶著我爸爸去找我阿祖、當然我爸爸很肯花錢，他買了一堆鄉下人很少見到的東西、再加上一些金飾。然後我爸爸、我媽更是左一句阿祖，右一句阿祖，哄得我兩個阿祖，笑得根本合不攏嘴。然後是我男阿祖去找我外公。

男阿祖：好壞都是阿華她自己選的，她喜歡就好了嘛，你管那麼多做什麼？

外公：可是，那個傢伙是個外省人耶！

男阿祖：外省人也是人，你不要那麼固執嘛！

外公：可是，這些都是你教我的…

男阿祖：好了，我會那樣教你也是在我們還給日本人管的時候，現在都換光頭當總統了，你怎麼還想不通？

外公：可是…

男阿祖：就讓她嫁了吧，你要是捨不得，那…你條件就開得狠一點，那阿華就嫁不出去了，我們…不，是你，就不用再煩阿華會嫁給外省的。

（兩人相視而笑）

外公：十萬聘金，就這樣了。

兒子：各位，你們不要以為十萬很少。我們得換算上物價差距——那時民國五十六年，一毛錢一隻冰。所以換算成現在的物價——一隻冰十元……哈哈，這筆聘金不少吧！但是，我爸爸硬是排除萬難的把我媽娶了回去。老爹，你夠厲害。偷偷告訴你們一件事，其實我覺得「我」才是我爸爸非娶我媽的原因。第一：我是長孫；第二：我爸爸篤信我媽可以改良我家的外貌品種；第三：那時媽已經懷我…不說了，I know you can understand。也許這是我為何總是很先進的原因吧？

（音樂入）

第九場

景：一間佈置現代化的房間

媽媽：本來我讓他暑假去紐約遊學，是把這件事當作我兒子考上研究院的禮物，所以我很大方的幫他出了機票錢。但二個月後，他竟然帶了另一個女人一起回來，而且還是一個外國人。

兒子：Hi Mom，Let me introduce Linda to you。

Linda：Hi，you must be 游藍's mom。So nice to meet you。

媽媽：Hi，So nice to meet you too。兒子，她是你的來台灣玩的…朋友？

兒子：媽，她是我的老婆。

媽媽：老婆？

Linda：兒子，should I say that？

兒子：Sure，go ahead。

媽媽：你要幹什麼？

兒子：媽，你不要那麼緊張囉！

媽媽：喔。

Linda：媽，你好，我是 Linda，我是美國人，也是兒子的老婆。

Do I say the right sentence？

兒子：you did A good job。

Linda：Thanks。(二人 kiss)

媽媽：你們慢慢親，我先去休息一下。(昏倒)

兒子：Linda：mom！water。(Linda 下)

兒子：我以為我媽很先進，可以接受 Linda。顯然的，我估計錯誤了。

媽媽：我真的不是故意要表現的這麼軟弱。可是當時…就是喘不過氣，所以就…。唉，表現失常…我竟然昏過去，我那個兒子一定以為

我氣呆了。其實，我根本不會反對他的決定。我只希望——他的婚姻能如他所想的，那麼簡單。至少，一定要比我的婚姻幸福。

兒子：從我小時候起，我就立定志向一定要娶一個外國人。因為電影中的外國夫婦都異常恩愛，絕對不會像我爸爸媽……換個說法好了：我沒有看過在我身旁的任何一對中國夫婦的婚姻，是像電影中的那樣幸福美滿。所以，我從小就立定志向一定要娶一個外國人。因為我固執的相信，如此一來一定可以追到我要的幸福。只是我忽略了……婚姻構成的元素一人，才是一切的重心。天真的我只單純的相信白色的皮膚可以改變一切。

媽媽：接下來的我替你說。我不希望你在編劇的手中還得受二次傷害。

兒子：我沒那麼脆弱啦！你都能坦然接受你的婚姻狀況，我怎麼可以當縮頭烏龜。

媽媽：good boy。

兒子：no，I am A good man。

媽媽：O.K. you are A good man

兒子：我帶 Linda 回台灣可被我家人數落的半死，但是他們最後還是接受了 Linda，那是 2 個月後的事了。我以為一切沒事了，可是有一天我在研究所上課時，就是一直覺得怪怪的，我一直覺得家裡有事情發生。好不容易熬到下課十分鐘，我就趕緊向老師請病假先走了。那知我一回到家，Linda！

(Linda 和一男子丁在歡愛)

兒子：enough，leave my house right now。

Linda：Please，listen to me。

兒子：沒什麼好說的。老兄，穿上你的衣服再走吧！（拿衣服給丁）

丁：喔，謝謝。（下）

Linda：I have A explain。

兒子：You are not my snow-white anymore. Please, go quietly.

Linda：Who do you think who you are? Prince charming? Tom
Cruise?

兒子：走吧！

（Linch 下）

兒子：就這樣我的婚姻完蛋了。原本我以為娶了一個外國女人之後，生活就會和一般中國人的婚姻不一樣。因為我彷彿電影中的男主角娶了一個白種絕色新娘，所以我的婚姻就應該像所有的電影中一樣—幸福美滿，但是我錯了。各位有看過克拉馬對克拉馬嗎？它是一部講西方夫婦離婚的故事。是的，我忘了一件事，那就是西方人也是有婚姻問題的。我怎麼可以這麼白癡的相信「所有西方的都是美好的」？

媽媽：好了，別再自責了。你只過犯了一個…選擇上的錯誤罷了，這有什麼關係？哪一個人不會犯錯？婚姻不幸的人多的是呢！你下去休息一下，接下來我們換一個主題來說。OK，首先…music。

（音樂入）

第十場

景：一間佈置的很簡單的現代房子

媽媽：日子一天天過去，一轉眼我媽生了十個，活了八個——五女、三男。五個女的都是國小一畢業就得去學一技之長。還好我的四妹和五妹夠有勇氣，自己半工半讀完高職。然後我家的五個女兒都有不錯的歸宿；但是我的三個弟弟真的是…歸咎給遺傳吧？

兒子：我們可不可以先不談舅舅們？否則這齣戲可以改名為：『一群壞男人』了。給男人留點面子吧！畢竟我也是男人在貢獻…努力後，我才誕生的。

媽媽：好，我試著把注意力放在外婆的身上。他在我嫁給你爸爸後，開始一個人獨居的生活。因為外公把撫養外婆的責任完全丟給我們五姊妹，外公決定只養阿姨和她生的小孩。所以我們五個姊妹就湊了一些錢，在桃園買了一棟房子給我媽。本來以為一切可以天下太平了，沒想到姊妹們一天到晚為了錢在吵，再加上三個弟弟的加入——

（五位阿姨和三位舅舅上）

大姨：你們有沒有搞錯？媽住的房子我竟然只出十萬？

三姨：那我呢？我一個人就出了四十萬，還得先替五妹墊錢，大姊你想想，你本來就只有出十萬呀，是我——

五姨：三姊，你只幫我墊了一萬而已——

大舅：三妹你算錯了喔？

媽媽：沒出半毛錢的插什麼嘴！

三姨：他為什麼不能說話？他也是媽生的呀！沒出錢也不代表什麼？

外婆：好了，我決定把房子賣了，給男孩子們去做生意。老八昨天才說要去做生意，沒錢——

媽媽：媽，你剛才說什麼？…你們三個敗家子，又在動媽的主意！

（大夥吵起來，外婆在一旁哭泣）

兒子：夠了吧！家醜不可外揚！各位長輩們休息一下吧？OK？

（大夥回隊伍）謝謝。

（房子景下，舞台成空台）

媽媽：後來我媽還是偷偷把房子賣了，當我們知道時，錢已經被這三個敗家子…反正從此我媽就開始在各姊妹家流浪，直到她覺得被人嫌棄了，就會搬到另一個人家。再加上我媽年輕時被我爸爸打的內傷，在此時全冒了出來，所以我媽開始每天往醫院跑，而這龐大的醫藥費就又落在我們五…四姊妹的頭上。我因為那時婚姻出了問題，我變成無法再幫我媽。

兒子：那時，我每次看到外婆的袋子，都有不同顏色、大小的藥。我竟然羨慕起外婆來了，她竟然能有那麼多寶貝。

媽媽：我真的覺得這小孩少根筋，他竟然把外婆的藥每一顆都拿來吃。

外婆：當我們發現時，兒子早已不知吃了多少藥？我只看到他口吐白沫的躺在地上。

（醫院場景上）

兒子：我被送到醫院去急救，大家嚇死了。等我醒來只看到一堆親戚圍在我身旁，就是沒有外婆。我不知道要跟大家說什麼？還好大家一直在問東問西的，只是這樣一來我的頭好痛。

外婆：從此之後，我幾乎不去兒子家，因為我怕兒子又會吃我的藥來玩。而且我覺得阿華的老公也開始嫌我。…畢竟我是一個一身都是病的女人。（下）

爸爸：我實在很不欣賞我的岳父，一副死要錢的樣子，又一天到晚對外婆不好，弄的一家都不好受。每一次看到我就是一副當我不存在似的。最過分的一次是我小舅的婚禮上，因為上賓席不夠坐，我岳父竟然要我端飯去房間吃…他有沒有當我是他女婿呀？（爸爸下）

外公：我也說不出來為什麼？反正我只要一看到這個外省的，我就…我也知道她是我女婿，可是我就是看不上眼啊！那我該怎麼辦？（外公下）

兒子：這是沒有人能解開的心結，我雖然試著要調解，但是——

媽媽：牛牽到哪裡都是牛啦，沒用的啦。（兩人笑）

（音樂入）

第十一場

景：空場。舞台上投射自由女神像

三姨：我當初會去移民，全是為了我女兒——思敏。因為她在台灣沒考上任何高中，即使我把她送到台北最好的私立國中，她仍然落榜。後來我聽說台灣即將不保，乾脆心一橫就把我所有資產都移去美國。我希望能一併解決這些問題。只是我沒想到的是我和美國水土不服。

媽媽：所以我三妹就把我媽和她女兒留在美國，她自己回到台灣賺錢，再匯去美國。

外婆：那天是加州有史以來最高溫的一天，我在家熱到快昏了。我女兒

並沒有寄很多錢回來，所以家中沒有冷氣，偏偏電風一點用也沒有，天氣實在太熱了。我都不知要往哪裡躲？還好我孫女思敏想到一個方法。

思敏：外婆，我們去 Shopping Moll 吹冷氣。

外婆：我們在那兒一待就是一下午，那兒好舒服，我全身都快活多了。只是我孫女思敏一下子就不見了，我一個人在那兒待了一下午，直到晚上七點多才來接我回家。

思敏：我在 Shopping Moll 遇到了一群好友，所以我們就聊了起來，還約好晚上到我家來 Picnic。

外婆：他們一群人在後院吵的好大聲，我覺得好吵。我一個人坐在廚房裡吃飯，我想走回房間去休息一下，因為我忽然覺得好累。還沒站起來我就覺得我的頭…一下子，我就覺得舒服多了。(躺下)

思敏：外婆，你要不要吃 Bar.B.Q…外婆！

媽媽：我媽就這樣死在美國，大家都不能接受這個事實，所以每個人都把怨氣出在三妹身上，大家都認定是三妹沒好好照顧媽媽，所以媽才會這樣早就死了。大家免不了在台灣就吵得不可開交。

三姨：大家吵歸吵，大家仍到美國去看媽媽，甚至連阿爸都去了。到了美國看到我女兒無助的樣子，大家又哭成一團。本來大家協議要把媽運回台灣，但一打聽之下發現要辦一大堆手續，大家又開始討論怎麼辦。

外公：別再說了，就讓你媽埋在這好了。搬來搬去還有一大堆手續，她睡的也不會安寧。(全下，只剩兒子)

兒子：就這樣外婆長眠於洛杉磯的一塊看起來好整齊的墓地，那兒很

美，很適合外婆在那兒休息。外婆，你要好好休息，當你休息夠了，要再投胎時，記得一定要頭胎成男生，妳就不會再受到男生所帶給你的…一切。晚安，外婆。

(音樂入)

第十二場

兒子：記得我小的時候有一陣子，每天晚上我都用我的手幫我媽按摩她的頭部。因為我媽的頭被我爸用凳子砸到腫起來。我媽總是一邊看連續劇，一邊流眼淚，而我所能做的只是按著她的頭，叫我媽不要哭，然後我也一起哭。漸漸長大的過程中，我理解了父母婚姻的狀況。直到一九九七年，他們倆離婚了。至於他倆離婚的過程…那不是屬於這齣戲的劇情。(音樂入)我想說的是，直到今年一九九八年，我和我媽真的又成長了不少。我媽現在自給自足的過著單身女人的生活，不，應該說單、身、貴、族。現在我們都活的好好的，我倆都走出婚姻的…不良狀態。我倆都希望活的和大家一樣健康快樂，嗯，我們會努力的。See you。

(全劇完)